

此 遺著及恩惠

八 發再對再國情實而辯論

七 主對情實軍

六 謝恩 國父 革命黨

五 革命 振端恩惠

四 革命 友與敵

三 革命 偉學

二 革命 異行

一 革命 立傳

陳其美傳



62.703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

目次

插圖

封面 陳其美遺像

陳其美任工商總長時在北京農事試驗場植樹

陳其美在中華革命黨成立時與 國父暨同志

陳其美爲徐忍菴書立軸

一 少年異行

二 棄商就學

三 投身革命

四 響應武漢起義

五 懷抱建設思想

六 協助 國父組織中華革命黨

七 主持討袁軍事

八 爲再接再厲討袁而犧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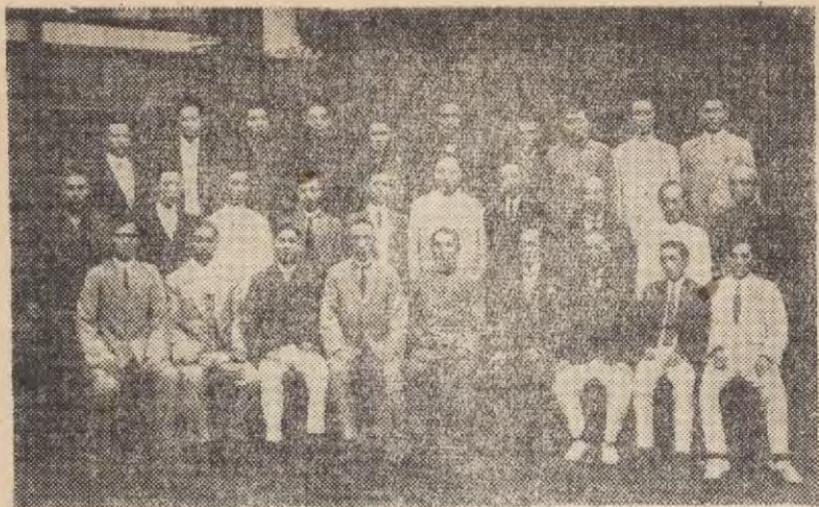
九 性格及思想



陳其美任工商總長時在北農事試驗場植樹



此種圖書及各項資料均係由本館代為收購及整理



陳其美在中華革命黨成立時與國父暨同志攝影

丈夫不怕死 怕在
事不成

忍苦同志心
美弟書

陳其美爲徐忍茹書立軸



南京中央圖書館藏書



國家圖書館
民國二十六年

利其美...

陳其美傳

一 少年異行

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六年（清光緒三年西曆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有卓行的人。祖父尤好義任俠，爲鄉里經營公益事業，不遺餘力，地方官曾題「聖門狷者之流」的匾贈給他。父春倉先生，以商業起家，母吳太夫人。

他年少的時候，聰明便已顯露，做事的機警，引起了鄉人的注意。八歲時，他同一班小孩到野外去玩，用火柴燃燒枯草來取樂，其中有一小孩，忽然被火燒着衣服，焦急得大哭起來，其他的小孩都嚇跑了，只有他一個人一點沒慌張，趕緊跑上去把那個小孩推倒在地上，自己緊緊的伏在他的身上，衣上的火便馬上熄了，那個小孩一點也沒有受傷。

十歲時，又一次，他同一班小孩在海島曠地上驅馬爲戲，突有一馬在他的後面追來，勢甚兇猛，他的遊伴都爲之驚惶不置，他獨從容步行數十步，等到將被追及時，陡然伏在地上不動，馬頓時失掉目標，停止前進，正欲轉身奔回羣中去，他忽站起來，使力痛擊，馬跑得越快，大家越感到快樂，他對於剛纔所遭受的危險，毫不爲意。

十一歲的一年，他在縣屬的石門鎮，舊歷十月二十三日爲石門城隍誕日，夜間，當地的愚夫愚婦

，盈千累萬的到城隍廟裏來禱拜，南無阿彌陀佛之聲，不絕於耳。他同友人步遊其間，深深感到鄉人的愚昧可笑。行到地獄殿，看見土偶狀極猙獰，他指着說：「百姓已受你愚弄，你還裝得這樣可惡。」乘人不備，挾着面貌最猙獰的一個回來，自己坐在高堂上，把土偶用鞭子笞撻之後，又把牠放在小便的地方，對着牠說：「你無端受百姓的香煙已久，現在罰你看便所，你須忠於職守。」第二天，爲別人發覺，把土偶送回廟裏，他大怒，仍然把牠拿回來，毀壞之後，復投入溺中。

又一次，他看見鄉人問卜求籤以治病，知道入迷已深，不可以理喻，便暗中把城隍廟的仙方仙和觀音殿的靈方籤互相調換，鄉人許久纔發現，非常駭異，而不知道是他弄的惡作劇！

他的反抗習俗，可說是一種天性。

一 棄商就學

其美兄弟共三人，兄其業，弟其榮，他居次。他的父親的意思，是要他的哥哥和弟弟讀書；他則學習商業，以維家計，所以在鄉間讀幾年書，到了十五歲，便到石門的當舖裏去做學徒。他暇時很歡喜閱讀書報，漸漸知道國家大事。甲午戰敗，清廷對日割地賠款，他非常憤慨，寫信給他的弟弟其采，勸他學習西學，以求實用。其後外侮愈急，他的憤慨愈多。到二十六歲那一年，其采從日本學成回國，和他談到日本所以富強，全在變法維新，振興實業。他大受感觸。覺得內地見聞狹窄，不能

發展，次年便辭去當舖職務，跑到上海去習絲業。上海在那時是新學運動的中心，也是救國運動的中心，他一到那裏，便立刻投入這偉大的時代潮流裏，乘學商的餘暇，一方面銳意研究科學，增進新智識；一方面又廣求同志，開始革命活動。熱烈的向上追求，漸漸使他對於當前的職業又不滿意，曾嘆道：「商賈徵逐末利，何補於國家的危亡！」想出國留學，以求深造，苦於學費無着。時其采正在湖南任新軍統帶，他便到湖南去和其采商量，其采欣然許諾，願以私蓄助他完成志願。那時正值美國苛待年僑，上海志士發起抵制美貨，以爲報復。他在湖南聽見這個消息，非常憤恨，立刻在浙江會館召集同志，討論響應滬上抵貨運動。那天正是禮拜日，有一位信教的同志對他說，他要去作禮拜，不能到會。他問他說：「如果看見什麼地方着火，基督教徒是否不去救火，而去作禮拜呢？」那位同志答說：「當然去救火！」他便說：「這次檀香山等地華僑，被燒的被燒，被殺的被殺，其危急甚於平常的着火萬倍，你難道還要去作禮拜嗎？」他的滿腔熱誠，到底把那位同志說服了。他又囑其采留意，聯絡湘中志士，作爲反滿革命準備，然後起程到日本去。

三 投身革命

其美到了日本東京，先入警監學校學，習警察法律。當時留日學界是排滿運動的重心，各省志士雲集，他以志同道合，結交同志很多。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西曆一九〇五年）七月，國

父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創立中國同盟會，他就毅然加入，對革命工作愈加努力。因為感到實行革命需要軍事智識，便改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學。

自從中國同盟會成立後，中國有了革命統一的組織，有了統一的進行步驟，革命運動顯然走入了一個新階段，革命思潮瀰漫全國，革命起義也不斷地在各省發生。僅僅紀元前五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西曆一九〇七年）的一年內，便有許雪秋等的潮州之役，余既成等的黃岡之役，鄧子瑜等的惠州之役，徐錫麟的安慶之役，秋瑾的紹興之役，王和順等的欽州之役，黃明堂等的鎮南關之役，人心振憤，達於極點。他認為實行的時機已經來到，便於次年春由日回國，在上海設立一個機關，藉以聯絡東南各省志士，和計劃起義軍事，謀在浙江大舉。不料一切祕密計劃，竟為黨人劉光漢密漏於兩江總督端方，機關被破，革命進行大大受了一個打擊。但他並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厲。其後又和譚人鳳、宋教仁等組織中部同盟會幹部，作為規畫長江黨務的中樞。在這個總發動之下，長江各省革命勢力便迅速地生長起來。當時清廷對待革命黨手段至嚴厲，一切革命工作，都要在極端祕密之下進行。他的總機關設在馬霍路德福里，陽為縱情聲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這是個娛樂場所，而不覺其為革命機關。除了革命運動外，他又深深感到宣傳工作的重要，一點也不放鬆。他曾和一班同志到漢口英租界去籌備辦個大陸日報，一切都已妥當，正準備出版，忽為湖北清吏偵知，向租界當局要求逮捕，他不得不忍痛放棄，事敗垂成，損失甚大。回到上海，又創辦中國公報和民聲叢報，為鼓吹革命的言論機

關。此外對於各同志所辦的刊物，也無分彼此，盡力協助，宣傳書報像雨後春筍般產生，大大激動人心，收到了很滿意的效果。

在交接的人中，他認識了一位拳術家霍元甲，頗富於愛國思想，他因此計劃創辦一間精武學校，從同志中挑選志向堅定體格強健者數十人，由元甲教授拳術和軍事學。六個月畢業後，再把這幾個同志分派到各地方去組織同一性質的學校，每人再擔任教授五十人，若干年後，便可練成千萬體力強健富於軍事學識的革命幹部，對於革命運動必有偉大貢獻。可惜元甲未久被人毒斃，此項偉大計劃，就無從實現。

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黃興、胡漢民、趙聲等謀在廣州做大規模的起義，他也被邀到香港來參預計劃。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同志死難而檢得屍體者七十二人，清吏大索革命黨，滿城風聲鶴唳。他這時竟無聲無息地獨自跑到廣州，暗中設法救護同志脫險，後為清吏偵悉，嚴行緝拿，香港的同志，都以爲已遭不幸，可是他却能巧計脫險，悄然到港。

四 響應武漢起義

其美從香港回到上海，仍然主持長江革命運動，時機一天一天的成熟。紀元前一年八月十九日，湖北黨人起義，驅逐清吏，連克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可是倉卒起事，力量究竟薄弱，等到滿清政

府調重兵南下，漢口復陷敵手，革命軍形勢非常危急，急電各省同志，催促發難響應。他在上海接得這個訊息，立刻趕到南京，和當地同志商量，謀由南京首先發動。可是南京的同志，因清吏鐵良張勳擁有重兵，猝發恐不容易，都主張稍緩。他於是又跑到杭州，建議由杭州先發，杭州同志又以爲滬杭交通太便，如果上海尚未入革命軍手中，杭州先動，極爲危險，都主張上海先發，杭州隨後響應。他便立刻跑回上海來，積極準備起事。到了九月十三日，一切都已妥當，他組織了一部份同志，交給高子白、楊譜笙共同督率去進攻製造局。製造局中駐守的軍隊，一部份已表示贊成革命，一部份還表示反對。到了革命軍進攻時，局中軍隊仍舊抵抗，相持未下，影響了一切進行。他看見這種情形，便請各同志停止進攻，自己徒手入製造局向駐軍開導，冀得和平解決，大家都認爲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力阻其行。他不顧一切，竟隻身前往。到了製造局，果被駐軍扣留，用鐵索把他鎖在長檣上，外邊的同志都以爲他已被難，非常悲憤，進攻愈急。到了第二天製造局被攻破時，纔把他救出來，他一點也沒有悲喜之情，只含笑說：「大家都來了！」

占領製造局後，繼着又收復郵政總局及上海電報局，淞滬完全入革命軍之手。各同志齊集會議，討論善後辦法，都認爲非舉出適當的人出來統率，不能應付大局。討論結果，他便在大家一致擁護之下，擔任上海都督了。時駐淞滬海軍艦隊尚未表示態度，他力促其宣布獨立。等到海軍獨立通電發出，局面更爲安定。淞滬光復後的幾天內，杭州、蘇州、鎮江各地同志聞風，也相繼宣告獨立，東南半

壁展開了新局勢，而武漢革命得到了聲援，奮鬥的勇氣，也增加了百倍。

這個時候，張勳仍然盤據南京，和革命爲敵。他便和各地同志共同組織蘇浙滬鎮滬聯軍，推徐紹楨爲總司令，會攻南京，而一切軍需接濟，都仰給於上海，他一身獨任其勞，未稍放鬆。二十餘日後纔把南京攻下，東南形勢大定。這時湖北方面，漢陽雖又已失守，情形相當嚴重，但南京克服消息一傳到，清軍感到大勢已去，攻勢也無形緩和。時國父適從歐洲回到上海，各獨立省份代表也先後到上海齊集，會議結果，決定在南京設立臨時政府，國父被舉爲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便昂然地出現了。滬寧的克復，穩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礎，功勞最大。國父後來追述此事，曾說：「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爲上海。陳其美在此積極進行，故漢一失，其美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其美一木之支者，較他着尤多也。」這是一點也不過譽的。

五 懷抱建設理想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革命聲勢大振。清廷見大勢已去，乃由其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派代表南下議和。國父對議和本不贊成，其美反對尤烈。他認革命須求澈底成功，決不宜與反革命勢力中途妥協，否則必貽後患。無如當時許多黨員，都只顧目前之利益，以爲推倒滿清，革命目的已達到，於

是議和聲浪，壓倒了一切。結果滿清退位，國父向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薦袁世凱以自代，辛亥革命就以南北議和而結束。

國父之讓總統於袁氏，是有附帶條件的，就是要他南下宣誓就職，首都永遠設在南京。這裏寓着深刻的用意，就是使他離開了數百年來封建的巢窠，不要再做皇帝的迷夢。這些條件，經袁氏一一答應。那裏料到他是別具野心的？等到歡迎代表北上時，他便製造兵變，藉口不能南下，要求在北京就職。北上代表和南京參議院都中了詭計，竟許可了他的請求。他便一步一步地進行他的野心計劃。但他自己也很明瞭一手決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對於真革命勢力，非早爲之計不可。其美在上海，隱然爲東南革命重心，袁氏尤視他爲眼中釘，千方百計造做謠言，一定要逼他辭去上海都督職務。他也早已洞察袁氏的野心，偏偏不辭。民元三月曾作書表示態度說：「都督去留，應觀事實：事實當去，挽我不留；事實當留，推之不去。始之擔任，及後之告辭，全屬事實問題，或挽或推，均非我知。現在代表北上，警變又聞，趾企北方，尙多隔膜；且國都既未解決，項城尙未南來，全局統籌，勢未大定。不得不以其美之驅殼，再延滬都督之靈魂，非敢將順輿情，藉此見好。」直到了八月，覺得已沒有再留必要，始行辭去。

民元局面的演變，和黨人不服從指揮，使國父感到失望。自從辭去了臨時大總統，他便立意暫時擺脫政治，專心從事生產建設，以求民生主義的實現。在這一點上，其美和國父是抱着同樣心情

的，他曾對都督府同人說：「國家之弱，弱於貧，貧與弱，固相因者也。但欲求富，必先從實業上入手，經濟充足，而後練兵教育各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國自富且強矣。」又寄人書說：「其美以冒險爲天職，此後共和鞏固，已無冒險者可爲之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管見所及，無過於實邊之謀，滿蒙回藏，僻處邊陲，地廣人稀，利源未闢，欲將我國躋於強大，先應籌集鉅款，實力經營，利用已集之軍人，振植未闢之邊地，則富強之基，實立於此。」又說：「革命者，盡我天職之事，今破壞已終，建設方始，建設之道不可無學，吾將往外洋求學，歸而襄助建設，亦所以盡我天職也。」所以交卸了都督職務後，同時當選爲參議員。袁世凱把工商總長的位置來籠絡他，他一面暫就，一面準備出洋考察政治實業。無如政治風雲日急，革命大業又把他的出國計劃打銷了。

六 協助 國父組織中華革命黨

民元八月，宋教仁等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及國民公會合組爲國民黨，謀實現議會政治的理想。國會大選結果，國民黨果然大獲勝利，袁世凱大驚，決計用卑鄙手段來對付。二年三月二十日，教仁由上海乘滬寧車赴京，袁氏派人暗殺之於車站，反誣說是民黨中人互殘殺，以作嫁禍之計。幸其美素來熟悉上海社會情形，於是協助租界捕房搜查兇犯，僅僅兩天工夫，便將兇手拿獲；又搜獲許多確實證據，真相大白，全國嘩然。這時 國父適從日本回到上海，認爲袁氏背叛民國

的罪惡，已不可掩，應當乘着人心憤激的時候，聲罪致討，以除後患。黃興等却以爲袁氏既以行政首領主謀殺人，自宜依據法律以求解決，其美也贊成黃興的主張，國父的計劃未得實現。結果國會提出彈劾，袁氏果然置諸不理。反向列强大舉借款，添購軍械，收買議員，運動軍隊，時機一成熟，便下令將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職，到了這一步，黨人纔深悔沒有聽從國父的主張，致有此失着。既而袁氏又派李純、段祺瑞的軍隊陸續南下，一步一步的逼緊。黨人認爲如是不起兵討伐，便有被消滅的危險，因推李烈鈞回江西湖口首先發難，南京、廣東、湖南、安徽、福建、四川陸續響應。其美則被推爲上海討袁軍總司令。江西發難以後，他正在準備響應，不料袁氏已先派鄭汝成到上海，竭力收買海陸軍。海陸軍既傾向助袁，而袁氏大軍南下未已，上海討袁軍形成孤立，幾次攻擊製造局都未得手，遂致潰散，吳淞方面的討袁軍也因無援而敗。九月間，各省討袁軍完全失敗，這便是「二次革命」。其後黨人多亡命日本，只有他一個人獨留上海，再接再厲，爲袁黨偵悉，請上海領事團加以逮捕。他乃致函領事團，提出嚴重抗議，義正詞嚴，領事團深爲感動，袁黨毒計，卒不得售。

討袁軍事失敗後，國父也避居日本，他深深感到這次的失敗，完全是由於黨的組織不嚴密，黨的精神渙散之所致。於是號召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革命陣容，繼續爲討袁而奮鬥，便打電去上海召其美來日勦助。其美從這次失敗中，也發生了和國父同樣的感想，他曾說：「辛亥革命，手

持寸鐵，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銷沉之所致也。」所以一接到國父的電報，便立刻東渡，擔任了中華革命黨的總務部長，一切計劃多出其美手，給國父的幫助很大。

當國父提議組織中華革命黨，重振討袁旗鼓時，許多亡命同志都說袁氏擁有精兵數十萬，其勢方盛，我黨欲與之抗，非有相當時間休養，以待元氣恢復不可；否則無異以卵擊石，徒犧牲無益，所以對於國父的主張多表示異議。這種情形，使國父非常痛心。像其美這樣能够了解和服從他的，特別在那革命勢力消沉的時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他曾對胡漢民說：「總理領導我們，我們都追隨不上。總理如在山頂，我們只在半山，我們這兩年纔算認識總理的偉大，却已是太遲了，而許多同志還未覺悟，說我們服從太過，豈不可嘆。」又對人說：「我所以服從中山先生的緣故，決不是盲從，是因為我現今已經實在認清楚此刻中國有世界眼光、有建設計劃、有堅忍不拔精神的，除了中山先生以外，再沒有第二人，所以我誠心的服從他。」當時黃興也是不贊成國父主張的，其美寫了一封很沉痛的長信給他，列舉種種事實，說明大家過去不服從國父主張，有負於國父，有負於中國革命，最後他說：「美以爲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必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必如江漢之宗東海，而後流派不致於紛歧，懸目的以爲之赴，而視力乃不分，有指揮車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以反對於將來，則

中山先生之政見，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一國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約，服從命令，美認爲當然天職，而絕無疑義者。」讀了他這封信，使我們不禁想起「疾風知勁草，亂世識忠臣」這兩句古語來！

七 主持討袁軍事

中華革命成立後，國內革命努力又漸漸恢復起來。其美向國父建議，以爲第一第二兩次革命，失敗原因雖多，但黨人不在首都革命，以動搖敵人的基礎，使其仍有所憑藉，以壓制革命力，實爲最大原因，所以我黨此後討袁，應注意東北黨務，以作首都革命的準備。三年春，他便親自回到大連，經營東三省革命。住在大連約五十日，成立奉天革命黨機關部，二月間歸東京。同時又請國父經營長江方面，派出同志分任江蘇、浙江、安徽各省軍事，都因準備未足，陸續失敗。

四年春，國內變化漸急，迭接長江方面同志電催速回國主持，他乃於二月面由日抵滬，主持長江方面進行事宜。當時因種種障礙，一時未甚得手，他非常憤激，曾電告國父說：「如事不成，決不再赴日亡命，」意志非常堅決。國父接電，怕他輕於犧牲，函電交馳，促其東渡，但他仍不肯行。到了夏間，袁世凱爲欲換得日本承認帝制，不惜承認日公使日置益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要求，又命楊度等組織籌安會，以資勸進。帝制運動日益，而全人心也愈憤慨。國父急召他到東京去商議，他不得已乃於八月間東渡。商議結果，以爲當袁氏兵力集中東南一隅，西南方面比較空虛，不如先從西南發動。

。他便被派到廣東去主持。

十月，他離開日本到廣東，途經上海。上海方面負責的同志向他報告，說海陸軍運動已相當成熟，人心也大可用，機不可失，堅留他在滬主持大計。他經過詳細審察，也認為事確有可為，就電國父請示，得復許可，乃將赴粵之意打銷。設總機關於租界漁陽里五號，由今總裁 蔣介石先生和吳忠信、周淡游、楊庶堪、邵元沖、丁人傑、余建光等分別擔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諸事，同時仍輔助廬師誦等進窺西南，以資呼應。

當時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是袁氏悍將，袁氏賴之以保障東南。其美和同志籌議結果，認為欲控詞長江，必先取得上海，欲取得上海，又必先除去鄭氏。其後探悉十一月十日日本領事館將舉行日皇登極典禮，鄭氏必往賀，正可乘機暗殺。適有東三省同志王曉峯、王明山自告奮勇，願擔任殺鄭。又探得鄭氏要到日本領館，必須經過外白渡橋，於是就派二王在外白渡橋邊預伏等候。臨行，其美特勗以大義說：「我將靜候你們成功與成仁的消息，希勿負此行！」二王大為感奮。當日正午，鄭氏果然乘汽車從橋上經過，明山因向汽車先擲炸彈，汽車立刻停止前進，曉峯急即跳上汽車，開鎗向鄭氏連續射擊，中頭部十餘鎗，立刻斃命。事發後，中西巡捕趕至，都不敢前，二王笑對他們說：「公事已畢，願受縛！」被捕後，押解鎮守使署，從容就義。數年來全國的沉悶空氣，畢竟被這場鎗聲打破了！

鄭汝成死後，袁世凱大起恐慌，補派楊善德為淞滬護軍使。楊氏老朽庸懦，向着嚴重的時局，毫無

辦法。於是其美乃加緊進行，欲乘其未備，大舉發難。會長江及江浙各方面同志也報告時機已成熟，催促上海首先發難，各省必可陸續響應。正在緊急準備中，而北京政府的海軍總司令部忽於十二月三日下令駐滬的肇和軍艦開往廣東。大家聽見這個消息，非常着急，因為肇和軍艦的聯絡工作，已完全成熟，如果任其離開，則以後發動必倍增困難，因此都要求他提早起事。他看見情形迫急，也認為非立即發動不可，經徵得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生陳可鈞等同意，就定五日起事。當時的計劃：是由楊虎率領一部份部隊去佔領肇和艦，佔領後即開砲猛擊製造局；另由孫祥夫率領一部份部隊去佔領應瑞、通濟兩艦，作肇和的補助；製造局及城內各方面已聯絡成熟的軍警，一聞軍艦炮聲，即立起響應。此外，又派夏次岩擔任城門舉火應援；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分同志攻擊警察總局；關鈞、沈侯民等擔任攻擊電話局及電燈廠；陸安文等擔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余建光、楊靖波等擔任聯絡開北方面軍警響應；楊庶堪，邵元冲等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他本人則擔任淞滬司令長官，以吳忠信為參謀長。布署既定，到了五日下午，楊虎便率海軍陸戰隊同志三十餘人，乘小汽船去襲取肇和，陳可鈞等在艦上立起響應。佔領肇和後，就打破庫門，取出砲彈裝好，向陸上轟擊。可惜孫祥夫所率領的一部分同志，因小汽船沒有照會，被租界巡捕干涉，不能發船，因此不能佔領應瑞、通濟、兩艦，使肇和陷於孤立。陸上的同志聽肇和的砲聲，便立刻依着原定計劃，分別向電報局、電話局、巡警總局、工程總局等機關進攻，都很得手。他自己也親率幾位幹部同志向城中出發督戰。不

料這時袁軍忽蜂擁而至，藉着優勢的砲火，向革命軍猛攻，同志艱苦支持多時，以傷亡太重，不得不退却。而一部份陸軍又未起響應，後援無繼，各方面就完全失敗。他只得退回漁陽里總機關部，圖謀續進。詎料此時捕房忽派巡捕前來搜查，捕去同志數人，他和今 總裁等登屋避開，僅以身免。總機關被破，聯絡樞紐斷絕，續進的計劃也失敗。

楊虎等在艦上向製造局開砲後，未見製造局有什麼動靜，以為陸上已經得手，便不再發砲。又見應瑞、通濟兩艦發出信號，表示贊同，請勿攻擊，以為孫祥夫等也已成功，因此不加準備。不料兩艦竟受袁軍鉅金收買，趁着六日黎明，發砲向肇和猛攻。肇和倉卒應戰，還砲多未能命中，而艦上汽爐已中砲炸裂，同志死傷慘重。楊虎等知道已經不能支持，不得已改裝浮水退走，陳可鈞等被捕犧牲，轟轟烈烈的肇和之役，就這樣失敗了。

八 爲再接再厲討袁而犧牲

肇和起事雖然失敗，但他所給予人心的影響，收效却是很大的。過後未久，蔡鍔和唐繼堯等便在雲南起討袁的義旗了。廣東、山東、四川各省黨人紛起響應。消息傳到上海，其美非常感奮。這時他已經積勞成病，身子很不好，但仍勉強支持，苦心經營，謀在上海應援。經過幾個月的準備，時機漸熟，因定四月十二日半夜起事，約定以號砲發難，海陸軍同時響應。不料那天晚上，適值大雨，不能

燃砲。直到早晨三時纔放一砲，海陸軍都未響應。乃改定第二天晚上，由海軍擔任開砲，陸軍隨後響應，但海軍臨時仍不發砲，又不能動。十四晚，又由擔任運動海軍的同志宋振率領一部分同志親到艦上去指揮，因艦長不在，兵士開鎗抵抗，宋振憤極，投江自殺。這三次起事都未成，上海暫時已不易再發難。時黨人蕭光禮在江陰宣布獨立，他便派楊虎前往協助，義軍已把長江要塞的江陰砲台佔領，卒因孤立無援而退。同時他又派夏次岩入浙江舉事，謀洩被害，浙江事也陷於停頓。

屢次起事的失敗，增加了他的許多困難，但這並不足使他灰心，只有更給他鼓勵，更使他堅決進行。這時袁世凱對他異常害怕，要用重金來使他離滬，全無發生效力，便懸重賞募人暗殺。上海的袁探查知他的經濟情形非常拮据，想募款起事，正苦無辦法，於是便由許國霖、程子安出面組設一個鴻豐煤礦公司，勾結了李海秋，由李去對他說：鴻豐公司有一塊礦地預備向日本抵押大款，如他能從申介紹簽約，將來借款成功，可以十分之四幫助他作革命軍費。他聽後大喜，立刻答應，並和李約定五日十八日下午帶合同底稿來簽字。到了那一天，李及許國霖等五人來到薩坡賽路十四號他的寓所，他在客廳中招待。大家剛剛坐定，李說忘記把合同底稿帶來，起身出門去取。李剛剛出門，外邊忽然闖進來兩個兇徒，拔出手槍來向他射擊，頭部連中數鎗，便頓時氣絕了，年僅四十歲。他生前常對同志說：「輓近以來，賢者自愛其死，以故衆人傲之，相率而趨於偷，今吾將以身殉國，一矯苟且之習，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這種光榮的犧牲，在他個人是求仁的仁；但不幸的，是中國革命的陣線上又

損失了一位英勇的戰士兼領導者了！噩耗傳出，國父和海內外同志都爲之同聲痛哭！他死後僅半個多月，袁世凱因義軍四起，憤而暴斃，元兇已除，民國再造，他也可以含笑於九原了！

九 性格及思想

綜觀其美一生的事蹟，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最純潔最勇猛的革命家。他對革命抱着絕大的信仰心，在實行中，絲毫不計及成敗。他常說：「機會必須由創造而來，決不是由等候而來。我們若能努力創造機會，則雖本身不能坐收成功，也可以造一大潮流，以促社會的進步。」肇和起義失敗後，同志頗有懊喪者。他安慰說：「事業失敗，不足畏也，改過再圖，必有成功之一日。惟志不可頹，志頹則永無成，吾輩今後仍當積極進行，成功不過時間問題耳。」他生時曾自擬一聯，書之作座右銘，原文是：「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可見他素志！

因爲對革命抱着這樣的信仰心和熱誠，所以任何外物都未能使他動搖。四年，他由日返滬主持討袁軍事，有一天，他的一個同鄉兼親戚某君奉袁氏之命來告訴他說：「袁大總統匯洋七十萬元在交通銀行，給你出洋遊歷，此款隨時可提取。」他說：「現在我們黨裏很窮，供給黨裏用很好。」某君說：「這筆款是給你出洋用的，不能作別用。如果你不要，便將這筆錢對付你。總之，這筆錢是爲你而用的。」

「他聽了後，聲色俱厲的說：『我幹我的事，他聽他的便。』某君當然是不歡而去。那個時候，時局既急不可待，而經濟却窘逼異常，籌款的事，使他感到束手無策。他覺得這筆鉅款總應該設法弄到手裏來用用。他查知袁氏出重賞來求他，生擒若干，殺死若干，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尤欲生擒他來邀大賞，於是心生一計：他邀請一位姓吳的同志來商量，擬託吳覓一外人，到鄭處去報告他的住址，並和鄭訂明生擒重賞，於捕到之日付足。一面再由吳和外人約，於賞格之中，提出若干酬其勞，餘則盡移作黨的活動費。然後指定一天，由吳引外人和巡捕來捕他，至捕去之後，租界引渡與否不可知，而黨中得了這一筆鉅款，便可圖大舉。吳疑慮捕房會把他引渡給鄭，他說：『租界官吏對於我，於二次革命失敗後已有定議，如捕得，即送出洋，儘可放心！』吳又疑慮久居獄中，萬一獄卒得賄，以毒藥加害。他說：『這雖然難防，但如果擇定有出口輪船之日指捕，想當無礙。果能犧牲此身以換得鉅款，而有補於救國，即被毒死，也毫無反悔。現在財政奇絀，向人借鈔，唇焦舌爛，始得若干，而為數不多，只可作平日維持之用，不能大有作為。況且我此次歸來，早抱定犧牲決心，不願再做亡命，若因此致死，正合素志。二次革命失敗以來，黨人均恨不能以一死拚，我也當時不死之一人。我死之後，或能挽救黨人為主義犧牲的舊名譽，把辛亥三月廿九之役的眞精神恢復過來。』說畢，就催促吳同志決定去辦，吳覺得辦法雖好，但終恐罹於不幸，自己又將居賣友之名。他又說：『毒死一層，若能做事迅速，想必無事。你怕居賣友之名，我可給你一證，同志有質問，你可公布出來。』吳思良久，終不敢

辦，他爲之怏怏不樂者竟日。古人說：「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又說：「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幾句話，他是當之無愧的。

他富於自信力，同時又勇於改過。當辛亥革命後及二次革命前，他因爲不十分信從國父的主張，所以常有和國父意見不同的地方。自從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從失敗的痛苦教訓中，深自懺悔已往的錯誤，以後便死心塌地服從國父的領導，他寄黃興信中所說的話，正是他對於國父的新認識，像這樣勇於改過，毫無固執成見的偉大精神，也是常人所不可及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熱烈革命實行家，而不知道他對於學問智識的追求也同樣熱烈。他由商而學，正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辛亥革命後，他認爲中國必須趕緊建設，前途方有希望。他寄人書說：「現今我國百不如人，將來欲謀發達，須各方面各科學皆求進步。」又說：「欲救中國，非急起直追不可。今觀各國之進步，猶賽跑然。返觀我國，則且行且止。一若不見人之在我前者。彼跑百步，我當跑百步以上，則若干年之後，或可追及；否則卽行百步，亦望塵莫及矣。何況一步不前耶？吾輩之心，滿擬駕中國於世界各國之上，苟不急進，將何以達我之目的。」所以解上海都督職後，他便準備出洋遊學，尋求高深學問，藉以負起建設新中國的重任。他對於教育子弟，也諄諄以注重學問告誡，其寄姪果夫書說：「爲一身，爲國家，皆非學問不成。」又說：「爲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務其小者近者。你當教你弟姪好好求學。立志救國，不可教其爲將來飯碗計而勤學，普通人教子弟，嘗作如此想，吾輩當切

戒之。凡存心謀個人者，即不足與謀。謀國須比謀一身爲重，對於自己一身，但須勉其成爲一有能力可以救國之人足矣。」這雖是家庭瑣事，但也可反映出他的懷抱來。

他一生努力於中國國民革命，但却抱負世界革命的大志。他常對人說：「我生平最恨強權，並喜打不平，凡是見到有以強凌弱的事，必爲憤憤不平。現在的世界仍舊是一個不平的世界，所以我願意作世界革命的工作。不過現在在中國，尤其要從速革命，我又是中國人，因此我先着手於中國的革命。俟中國革命成功以後，我當盡力助各弱國及亡國之民革命，獲得獨立自由，我的志願才算完全達到」。以中國國民革命爲中心，來扶植各弱小民族革命，以求全世界民族之自由平等，這是中國國民黨世界革命的最高任務，也是每個黨員應負的責任，這一點，他是認識最爲清楚的。他在努力中國國民革命中，常慨然以扶植東亞弱小民族爲己任，尤欲結交各弱小民族中的志士。民國紀元前年二（清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延吉邊境發生糾紛，他屢函東三省總督張錫鑾和吉林巡撫陳昭常，請他們設法保護朝鮮僑民。又某年，他曾和朝鮮志士在上海組織一秘密結社，名新亞同濟社，專爲謀朝鮮獨立，他任該社的監督，且常作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這件事很祕密，少有人知道。民國元年辭職後，袁世凱給他匯洋四萬元，促他早點出洋。此款收到後，兩個月內即用罄，除大部分爲幫助同志之外，其中五分之一約計八千圓，却是完全用於資助朝鮮、安南、印度的革命黨人。朝鮮在中國留學生的學費，也是統統由他負擔的。他生前嘗說：「我志願太奢，恐及身不能辦到，願留之後人。」真不幸而言中！他的死，

不特中國國民革命喪失了一個英勇戰士，世界弱小民族解放革命也同時喪失了一個英明的領導者！聽說他遇害後，各國革命志士多爲之痛哭失聲，可見其平時感人之深了！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陳其美傳

每冊收回工本費新臺幣

(外埠酌加郵運費)

編輯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駐臺會址：臺中市政府內

承印者：興臺公司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承德路十七號

電話三三一七號

經售處：臺灣各大書局

圖書

聯書處：臺 衡 谷 大 書 局

證號三三一〇號

批：臺中市永樂街十號

永明書局

臺中市延平路

圖書

(永明書局代辦)

臺中市延平路

刺其美惠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出版